



老兵方队

今天上午,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。这是抗战老兵乘车方队。
新华社记者 薛玉斌 摄

陈炳靖 “飞虎英雄”九死一生



■ 97岁的“飞虎英雄”陈炳靖

受邀来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,97岁的“飞虎英雄”陈炳靖很欣慰,也很期待。“让后人缅怀和铭记那场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国难,这是非常有价值、有意义的事情。”他说。

来京前,陈炳靖老人特地与胡汉能等旅居香港的抗战老兵们见面。“这次到北京,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,就是替年事已高、行动不便的抗战英雄们,以及那些没能看到祖国繁荣发展的战友们,参与大阅兵!”老人精神矍铄,目光坚毅。

秘密送到美国受训

1918年10月,陈炳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大家族家庭,初中毕业后考入集美高级水产航海学校。1937年末到上海实习,因目睹日本侵略者飞机在中国肆无忌惮,愤而从军考入杭州中国空军12期。

1941年11月,中国空军基本上拼光了,无力再战。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秘密协议,从12期学员开始,全部秘密送到美国受训。在当年的中国空军里,陈炳靖是首批通过选拔、考核并秘密赴美受训的飞行员。1943年3月,陈炳靖被分到美国第14航空队,成为这支叱咤风云、令日寇闻风丧胆的“飞虎队”23大队75中队一名准尉飞行员。

抗战过程中陈炳靖击落过日军战机,与日寇空中搏斗时中弹跳伞、死里逃生,被俘后又遭日寇关押两年,先后在越南河内、上海和南京的战俘营待过,历经重重劫难。陈炳靖回忆说,当年驾驶战机在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,俯瞰祖国破碎山河里的长城、长江、黄河时感慨万千,“那是我们的家园啊,我要保卫它”。

受伤被捕备受折磨

在历次空战中,陈炳靖的中国战友不断牺牲。陈炳靖回忆说:“在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,14航空队只剩我一名中国飞行员。”

老人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自己最后一次飞行任务。1943年10月13日,14航空队21架B-24重型轰炸机奉命前往越南海防轰炸日本船队和仓库,75中队17架P-40的任务是为B-24护航。下达命令的美军作战参谋特地返回陈炳靖的飞机前,大声说:“Remember! Don't do stupid things(切记,不要做傻事)。”意思很明确,如果被俘,千万不要去“成仁”,而是要活下来。

第14航空队22架重型轰炸机奉命从昆明巫家坝起飞,前往越南海防轰炸日本船队和仓库。陈炳靖驾驶P-40战斗机出击,抵达海防后,轰炸机对日军的码头、船舶、仓库进行轰炸,战果辉煌。当机群朝昆明方向飞回

时,遭日军30多架零式飞机升空截击,“我打下一架飞机后,被后面的两架日本敌机袭击,身体中弹,飞机也冒了白烟。”陈炳靖说,发动机爆炸前,他跳伞落入原始森林。

拖着受伤的身体在丛林中辗转6天,还是没有逃脱日本兵的魔爪,开始了近两年的俘虏生活。日本人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,而所谓“疗伤”也是只开刀,不取弹片、不敷药,就是希望他死掉。来自纽约的军医爱德华·布朗透露,他能生存纯属幸运,因为全身血量只剩28%,一般人低于32%已接近死亡。不久他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。

老虎桥监狱有淞沪会战时期的国军俘虏300多人,日军强迫他们趴下后用刺刀从身后往里扎,每人两刀,没死掉的再送到这里。“日本人对中国战俘的残忍程度难以想象。”历经磨难的陈炳靖回忆说。1945年8月28日,陈炳靖被释放出狱,在医院取出体内存留21个月的弹片,但右胳膊再也伸不直。他告别蓝天,后来历任驻加拿大和菲律宾武官。

70多年过去,当年同期加入“飞虎队”的12名中国飞行员,陈炳靖是唯一健在的“飞虎”英雄。人老思乡,作为一个在外漂泊一生、跨越两个世纪的老人,陈炳靖希望能携90岁高龄的夫人黄璇君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莆田。

本报记者 于明山 通讯员 杜京

姜立诚 参战有功“连升三级”



■ 92岁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姜立诚

92岁的姜立诚是一名国民党抗战老兵。今天上午,包括他在内的数十名国民党抗战老兵身穿崭新的大翻领、黄色卡其布制军服,与共产党的抗战老兵、支前模范和英烈后人一起坐车通过天安门接受检阅。他胸前蓝色边框的身份牌上写着:“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副官参谋姜立诚,中华民国三十四(1945)年配用”。

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同受阅,这在中国阅兵史上还是首次。“感恩国家,这是天大的荣幸。”阅兵前夕,记者在老兵驻地拜访了姜老,他说,可以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党老兵一起受阅,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

国破家亡 15岁毅然参军

白发苍苍的姜立诚依然精神矍铄,虽然听力有所下降,但只要和他说起当年抗战的片言只语,他马上就会打开话匣子,滔滔不绝。

8岁时,父亲过世母亲改嫁,姜立诚靠在宁乡县城当学徒为生。1938年,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宁乡,县城残垣断壁,百姓流离失所。年仅15岁的姜立诚毫不犹豫报名参军。“我一个细伢子(小娃娃),那时已经没了去处,只有抗日打鬼子。这不仅是我个人唯一的出路,也

是整个国家唯一的出路。”姜立诚回忆说,3个月时间,宁乡县就有1000多人报名参军。

1939年3月,姜立诚前往长沙,被编入第九战区司令部副官处。在炮火洗礼下,年轻的姜立诚很快成长为一名老兵。1942年3月,因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,参战有功将士均被表彰,姜立诚“连升三级”,晋升为副官参谋,负责文书和情报工作。

初通日语 协助审“舌头”

当时参谋处有两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,每天轮流在收音室,监听日本电台发出的广播,将有价值的内容翻译出来。第九战区驻扎在各地的部队也会及时送来战事动态消息。姜立诚将这些情报筛选整理,统一誊写,作为机密件送给参谋长或科长以上级别长官看。

虽是文职,但姜立诚每天都能从情报里感受前线战斗的惨烈。“日本鬼子在当地想尽各种办法残害老百姓,他们把带有鼠疫病毒的跳蚤放在瓷坛里空投,跳蚤到处乱飞咬人,病毒很快就传播开来。常德城里非战斗伤亡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。”

姜立诚少年时学过日文。一次突袭,司令部抓到两个日军俘虏,这两个“舌头”对于了

解敌人在城内的布防情况很重要,但当时负责审讯的一位军事法庭的法官不会日语,一筹莫展。姜立诚正好路过,便自告奋勇充当起翻译协助审讯。姜立诚说,审讯中,俘虏交代自己是日本的大学生,被强行抽来当兵的。

死里逃生 坚信必将胜利

1944年长衡会战爆发,那是姜立诚印象里最激烈的一次战役。日军狡猾地用剪刀战术,从洞庭湖南迁回,绕到岳麓山后包围了位于湖南大学内的指挥部。

姜立诚回忆,当时真是死里逃生,部队牺牲惨烈,第十军全军覆没,长沙沦陷,第九战区开始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。

1945年,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,姜立诚与战友们在宁乡县城接受日军投降。回忆起胜利日的荣,姜老说,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,也牢牢地抱着必胜的信念。

这种信念,来自于他从文书情报中读到的中国军人气节。“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,负责守长沙的第十军,将士个个于战前预立遗嘱。预十师第28团官兵,跟日本人肉搏拉锯10余次,最终只有50多人活下来。”

本报记者 潘高峰 鲁明 程绩